闕里文獻考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八

奐字休文先聖三十二代孫居會稽曾祖琇之有傳祖臻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幼孫陳書作稚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奐數歲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並不就又除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入為尚書倉部郎中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丹陽尹何敬容以奐剛正請補功曹史出為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不之官京城陷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帥侯子鑒子鑒命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恣其凶威子鑒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

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奐獨傲然自若無所下或諫奐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獯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奐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平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每保持之得全濟者甚眾尋遭母憂哀毀過禮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奐為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勑報僧辯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箋表書翰皆出於奐陳霸先作相除司徒右長史左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等來寇軍至後湖都邑騷擾又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在京師乃除奐為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勍敵忽至

徵求無所覇先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覇先受梁禪是爲陳高祖遷奐爲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初文帝在吳中聞奐善政及踐祚徵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深達治體每所敷奏帝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之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掌詔誥揚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中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文帝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奐決之及帝疾篤奐與安成王頊及仲舉并吏

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而言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阿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帝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天康元年乃用奐爲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文帝崩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光大二年出爲信武將軍南中郎康樂侯長史潯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餘並如故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太建三年徵爲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五年改領太子中庶子與左僕射徐陵參掌尚書五條事六年遷吏部尚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年改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克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繼封賞選敘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

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姓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袞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以屬奐奐不從及右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

遷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轉太常卿侍中中正並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拜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別有傳孫楨

楨紹安子也唐高祖時登進士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出爲蘇州長史曹王明爲刺史不循法度楨每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爲王哉楨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悅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楨捕而杖殺之明後果坐法遷於黔中謂人曰吾悔不用孔長史言以及於此高宗時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曰溫

戡字君勝先聖三十八代孫六世祖穎達有傳五世祖志亮穎達第三子也官中書舍人高祖珪曾祖務本滄州東光令祖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父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

戡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爲掌書記從史爲不法戡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子之道順則受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此不當爲彼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從史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固其位戡爭之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始若受其言終復變不軌戡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城東不與當時事未幾李吉甫鎮揚州表攬藉府從史曰是欲舍我而從人耶即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衞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明年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勳員外郎兄子溫裕

溫裕父戣有傳溫裕擢進士第授補闕宣宗大中四年黨項為邊患發兵討之連歲無功溫裕上疏切諫帝怒貶柳州司馬懿選尚書左丞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等州觀察使懿宗咸通十年奏以私財修葺祖廟語在林廟考中從弟溫業字遜志戡長子也穆宗長慶元年進士第二人及第遷禮部員外郎開成中宰相鄭覃以經籍刓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乃表爲溫業與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等共正讎溫裕之貶柳州也溫業爲吏部侍郎亦求外補宰相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後遷太子賓客卒

敏行字至之先聖三十九代孫父述睿有傳敏行唐憲宗元和元年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卒謚遇

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敏行雅操不逮其父然少能修潔及仕宦所交皆當時豪俊名重一時云

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先聖四十五代孫父勖有傳道輔幼端重宋大中祥符五年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九年以四十六代嗣文宣公年幼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本道廉訪使行部過邑問以稅廪廩道輔不對但高談皇王大略廉訪怒按其邑一一修舉不能責解邑還殿省丞入朝上章陳祖廟卑陋不稱請加修崇報可即命道輔主其役乾興元年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受命之日即抗疏請太后歸政天子又廷論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

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天聖八年春詔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九年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先聖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故道輔對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坐舉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內銓旋奉命使契丹賀册禮復命轉尚書兵部員外郎十年出知許州許州圭田素厚道輔過期而後赴明道二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是年管內蟲饑道輔慮濟之無及亟發倉以貸然後上聞十一月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尚美人

有寵於帝郭后妬屢與之忿爭尙美人於帝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帝自起救之后誤傷帝頸帝大怒閻文應勸帝以爪痕示大臣呂夷簡素怨郭后因勸帝廢后且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廢況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左司諫范仲淹因登對極諫不可夷簡請勅有司毋受臺諫章疏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爲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宣祐監官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帝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答卽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

告詞至是直以勅除之明日晨入待漏院至右義門有吏持勅赴馬前云已除諫議大夫知泰州矣臺吏押行出都門時被黜十人皆一時名輩范仲淹嘗謂所知曰孔公方正名天下所共知非當攖鱗之際事在不測觀其容止愈端重顏色不沮喪附中臣之對答丞相之語應若宿搆言有條理此過於前所聞矣頃之徙知徐州景祐四年又徙兗州道輔之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帝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進道輔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初道輔僦居郭贇舊宅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詔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堧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憸人之言入矣寶元二年開封府史馮士元以贓敗語連參知政事程

琳帝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污朝廷詔道輔鞫治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乃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為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年五十四道輔卒後元昊寇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與都監黃德和等禦之德和畏怯引走軍潰平獨力戰敗沒德和恐罪及誣曰平非戰屈乃叛耳帝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冤號道途逢驄唱中丞來將叩中丞馬白其冤兩街販夫以千數歎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矣平家慟哭而止其直聲之留於沒世如此初道輔之知兗州也孫明復隱居泰山以道自重道輔兩就見山下恂恂執弟子禮與談堯舜周孔之道作詩刻石壁歲時送服食薪芻饋問不絕景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在章獻太后時事帝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今從祀鄒縣孟子廟幷

祀於鄉

文仲字經父先聖四十七代孫也居新淦父延之有傳文仲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自厲學問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文仲文仲對策曰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議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賢好善之隆名還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賢納諫之道有未克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疏遠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諫恕思得深謀之計以補所未逮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為雖皐夔周召之謀

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議不能過此也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諭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其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假刑措俊賢

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强國天下之本一曰卽位卽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强國末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卽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淸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强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

講强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强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强國爲傚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國而强國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愼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閒不可不愼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

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眾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霸強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而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不臻乎聖策

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於任大守重艱於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於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眞僞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齊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

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榻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廣諫諍之任以助闕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卻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

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已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
日蝕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蝕者歷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
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蝕此歷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
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蝕此歷
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
西京四十五蝕東京七十四蝕蝕之疎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
數此歷之不合二也是日蝕者非可託於歷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
浮爲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
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
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
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閒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
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
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愼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

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策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薾儁拔方直疏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寵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以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以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絶筆矣故臣願

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丞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煩之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糾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卻敵職司

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賓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或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臣言責不得盡其辭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立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算而聽輕舉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陵王國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

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憯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犇衝之寇不可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致外馳使者布宣恩教臣以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征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鄰在

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綈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責徒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恐矣上取下恐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

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
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敗則不可復正則
夫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
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所
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
臣以爲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
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聚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枙
摩轂日夜合離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
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
萬金之費施之於一宴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
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
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
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

宗常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縣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縣卒恃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

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棊均輸之吏苛於貙虎商旅易業轉爲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己以率耳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惟京師也惟其難制之宜甚詳周官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積而上之至鄉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

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訪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也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眞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强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翹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

士知自重而入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
之常在於必顯仰希術合味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
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敎道之法自此致
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
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
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
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肢
體使不爲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
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
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
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
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肢刖足爲駭民驚俗之政
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欲立子孔之後則夫

政雖期於推實而亦貴於愼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爲愼名哉聖策曰予欲與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始末之要此見博稽古先欲攟摭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者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惟刑而已秦人以刑致變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盈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

德而不愼於後其詩終爲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貞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伺也視其有閒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地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

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爲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爲臣請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耳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蓋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愚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一法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謀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謨謀

於廟堂之上至於風移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蠲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誹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從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愊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蹈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

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隳器敗餘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版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貞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愛末以爲戒獨覽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畏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

出凡陛下所舉而詢於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時宋敏求第文仲爲異等安石怒其指斥所建理財訓兵之非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爲相欲置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眾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

顧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惟揚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卽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疏閒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蝕七月朔上疏條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災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螫留蠹八月文仲上疏劾奏崇政殿說書程頤有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語在伊川傳十一月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撫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

判官視其葬後讜論起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思廸字凝道先聖五十四代孫父淑見兄思遠傳思廸以國子生授膠西主簿安慶錄事轉光山尹光山地沮洳土人以爲不宜桑廢蠶織思廸於縣北築圃結屋其中名曰豳風亭環亭種樹三百餘畦樹成則分植鄉村不數年桑陰達乎四境民蒙其利朝野咸歌詩以美之尋除陝西行臺御史值關陝歲旱設法賑貸全活甚衆雲南省臣有據蜀拒命者起大第擅爵殺大軍壓境方納款思廸兩上章言蜀隴僻在西陲方難作時守正者被戮附反者獲官此而不懲何以示後又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卽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似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

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詔皆從之擢內臺御史時元文宗幸佛寺泛龍舟遊玉泉思迪抗章極論帝卽爲回宮旋以文綺會楚中洞蠻作亂以思迪有威望遷爲湖廣都事思迪至蠻皆畏遁以疾辭歸至元六年起爲太常禮儀院判終太常禮儀使

思立字用道思迪弟也自幼聰敏六歲卽能應口對句旣長遊太學益工詞翰人得其單詞隻句者皆寶之釋褐太常太祝新河縣尹精於吏事蒞政詳明拜御史巡歷三臺風采嚴肅所至有聲累官至正奉大夫中書參政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思立之進用也由左丞相太平推拔一時省中皆海內知名之士稱爲得人而太傅脫脫與太平有隙思所以中傷之先去其黨因誣思立以罪黜免當世惜之

聞詩字四可先聖六十二代孫六世祖希章見父克欽傳希章無子以兄希大之子詞爲嗣詞生公儼公儼生彥纏彥纏生承田承田生

宏山宏山生聞詩聞詩明天啓二年成進士授中書科中書舍人考吏科給事中明習掌故又好旁諏民生疾苦及邊海阨塞險要之事故所言莫不切而有本崇禎元年條上八事一曰端士品士人立身涉世有恥乃不辱君達道方不負民此聖訓也從未有隨世俯仰而事業光明者臣服官初見一二輕才諷說之徒與夫輭美巧令者莫不稱爲妙人及崔魏燄起趨炎附熱者卽出此輩夫妙而媚璫何如拙而守身茲遇聖主當陽衆正盈朝之日當改頭易面敦名節奮礪躬各懷有恥之良互砥端方之品庶可以破趨附之習銷門戶之障上不負於君而下不負所學眞事業從眞人品中來臣願以恥之一字爲今日鍼砭也二曰肅銓政蓋地位淸要莫過銓曹而機務填委亦莫若銓曹每見進取則攘臂惟恐不前而受事則卸擔又惟恐不早或數日而轉一司或旬月而轉四司席未暖疾跡若飃蓬官與事了不相涉矣至於急選大選非選郎不知往往一選之後卽便抽身

其中開起送之遲速簿書之轉換前後文移有無相錯飛海跳淵名色紛然令萬里孤客一介微程有歷至五六選遲至一二年者積薪株守之苦不可殫述後官即欲清查而旬日間能遽料理乎今後須遵祖制司官非三月不轉選郎非六選後不准給假久於其任庶吏書不得上下其手若夫品題公當此在本司自勵不待人言之諄諄者況此來以賄敗而出都門者不啻振落有不顧擾職而兢惕者非情矣三曰稽援納開事例以資餉資工也而國家曾不得實用者何也良由頭緒愈多資格愈薄且一例方出百弊已叢狡猾之包收奸胥之侵匿旦而白丁暮已拖紫改易頭面大駭睹聞今後凡實歷三考者必用本省印咨援例納考者必庫收對勘方准其冠帶上卯至於黌宮非生財之地師席非入貲之官此項尤宜停革四曰慎署官人愛鄰之子不若兒之子愛兒之子更不若己子何也父子關切情不容已縣令爲民父母情亦宜然今遇州縣缺出府州佐貳便起奔

競撫按司道即作情面一旦握符但思飽啖颺飛何暇愛至習卯擾胥攫金之態有令人不忍聞不忍見者甚而神通廣大扣缺壓選州縣有一二年不得補者當此東西交訌民窮財盡之時能當此輩又一剝削乎至於鄰封州縣兼攝此法尤爲不便在本官視之則爲兩頭蛇在百姓視之則爲兩頭蛇矣今遇州縣缺出或一時難於銓補不妨擇本處學官佐貳之清正者暫時兼理倘無大弊亦權宜之法也若云斯輩資薄望輕安能爲民造福然不能爲民造福不猶愈於爲民作禍者乎五曰嚴政教當今守令之選莫重於甲科非爲其才高黨衆威令之行易正爲其望重遂遠撫字之心長也奈有一種不肖之徒甫膺民社便念身家求妻妾美田宅碩鼠之腹未滿窮民之髓已盡贓私狼藉恐職難存乃借甲科之名邀改教之例是進不得清華退亦不失富厚人亦何憚而不爲哉且未幾而國學未幾而曹郎未幾而郡守清愼者猶然故服除貪者已儼然高蓋東陵之退步

不幾爲終南之捷徑乎竊思學宮乃興賢育才之地豈藏垢納汚之所此後甲科被彈射糾黜者並其贓私之多寡或處以雜流或錮其終身庶貪墨之吏知懲而窮簷之命稍蘇矣六曰重恩廕繁緞有愛儌倖有借誠以物雖微而磨礪之機權重也夫恩廕者乃朝廷酬德報功之典非市恩納賄之地窮鄉下士僻在後衛求乍給一命不啻登天往往見紈袴賤子或指既死之侍郎已陳之案婉轉比例朦朧陳乞齎金入都公行賄賂遍家絡繹紛紛有識當事者以今日之情而作後身之模樣無奏不可無疏不援先則入監讀書未幾而充部郎儼稱守正途出身者積薪於下而伊人接踵於上令人樂有賢父兄而不必有佳子弟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邪況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居官貪婪不惟敗其家且凶於國者有之與其倒敗於後何如裁汰於前自後凡遇恩廕當照會典嚴行參駁其在內三品未經考滿在外二品非真死事者槩不准給庶人材借以砥礪而名器不至

冒濫矣七曰濟兵餉自東事以來天下之民愈窮邊上之兵愈急而不肖之貪官愈高假搜括則朘餉採覈借加派則敲骨剔髓講屯田則以屯田相高也按籍曰某官開墾若干頃某處開墾若干頃實求之則龜毛兔角矣重節省則以節省相尚也按册曰某項節省數千金某項節省數萬金實核之則捉風捕影矣以天下鬻妻賣子之民急飛輓不啻拯溺救焚披堅執銳之夫呼庚癸幾於脣焦舌敝而倘堪如此剝削乎即如天啓五年遼米一節兗郡民開五斛麥始易一斛米及運之他方則斛米已費千錢未幾而漂沒者漂沒矣焚燬者焚燬矣浥爛者浥爛矣既云飢軍望濟不啻然眉何以解到不收而付之水收到不放而付之火且甘爲朽腐而不之問此又事之不可解者今歲山東二麥焦枯雨澤愆期將又愁輸粟之役矣此等積弊須擇賢深風力科道二員單騎出都按其情形核其冒濫但求清楚勿滋繁費庶於國計民生有裨八曰恤驛遞今之驛遞疲敝極矣恤

驛遞之苦者不曰痛革倩借之馬票則曰嚴禁折乾之夫馬言皆似
是而實非也夫輪蹄之往來非昔少而今多也額設之錢糧非昔增
而今減也大抵驛遞之錢糧非隸於州縣則隸於本府有司出納視
為已物非竊言撙節則借名扣留給發之不時而馬之倒者十二三
矣賠累之苦支而馬戶之逃者十八九矣有司既視司道相蒙勢孰
小民誰敢以馬力之微犯訐上之戒哉惟是驛遞錢糧接濟者及時
接濟給發者按季給發加以痛革馬票嚴禁折乾則窮民不至賠累
而驛遞稍蘇輪蹄不滯矣疏入帝嘉納之尋丁母憂歸服闋當事者
忌其戇直外轉真定井陘兵備副使九年七月
大清兵入昌平下近畿州縣開詩應援守禦甚著勞績八月
大清兵出口開詩方隨巡按閱視三關而鎮守內臣崔某又檄調開
詩修固關開詩以固關非敵兵所經宜先其急者赴調稍遲內臣啣
之譖於帝降調河南大梁督糧道參議未受任遽乞歸又七年卒於

家聞詩居官任職正論侃侃而平素從未輕言人過性恬憺登進顯
膺事蓋終身未嘗齒及也
延曰國家設臺諫之職寧令委蛇承順緘默取容而已哉必將犯顏
極諫上以格君心之非而下以肅百僚而風有位若詩所云邦之司
直者斯其選也右自休文以下類皆匡時排主號稱蹇諤而原魯立
朝風概尤爲諸賢之冠經父建白亞於中丞惟劾伊川一節稍不協
於士論然考呂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而惷不曉事爲浮薄輩
所使致陷善良晚乃知爲小人所賣遂憤鬱嘔血而死君子觀此亦
可以諒其心矣若長史之輔驕王書記之佐强鎮其地位尤卑而心
亦彌苦故比而附於篇焉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終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九

休源字慶緒先聖三十一代孫居會稽五世祖坦有傳高祖混曾祖失名祖遙之宋尚書左丞父佩齊通直郎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垂泣後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略通大義齊明帝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足稱王佐之才後生之准的也瑯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祀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覿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

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梁武帝受齊禪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爲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稱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冤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帝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於齊梁並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黄門侍郎遷長史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帝謂之曰荆

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效其一割帝善其對乃勅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帝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祕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名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徵爲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帝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兼揚州刺史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

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
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勅夜詔休源入晏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
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
時人名爲兼天子四年遘疾帝遣中使候問幷給醫藥日有十數其
年五月卒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爲之流涕顧謂
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
殞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強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爲陛下惜之
詔曰愼終追遠歷代通規襃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譽重搢紳理務
神州化覃歌詠方與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疋錢五萬蠟二百斤尅
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
夫孔休源立身忠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枌壤毗佐藩政

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
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操風範强正明練治體持身儉
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强禦常以天下為己任武帝深委仗之
累官顯職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聚書
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
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
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戣字君巖先聖三十八代孫父岑父見弟戡傳戣擢進士第鄭滑節
度使盧羣辟為判官羣卒攝總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恐戣
邀志謙至府與對榻臥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為殿中侍御
史唐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
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榷酤為州縣弊憲宗
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為淮

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戣劾奏涉結近侍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爲危之戣自以適所志斬斬甚得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讞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戣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戣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遷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與今安在是可往爲朕求之度以

戣對即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鬻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戣峻爲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可用用之稟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戣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没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詞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惟戣常自行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擄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當是時帝以武功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戣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可與論是非帝

入先言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戣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穆宗立召為吏部侍郎戣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屬未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遷尙書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愈謂曰公尙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嗟歎即上疏言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為人守節淸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戣據理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尙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尙書謚曰貞

戢字方舉戣之弟也初叔巢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長兄戡擢明經書判高等爲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玫故嘗助盧從史爲跋扈者從史敗孟元陽代欲復用之戢移書昭義前斃玫乃上列其狀帝怒流玫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如朱泚以彭偃爲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爲之悖逆子不鳥竄獸伏乃干譽求進乎子盍效季孫行父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爲湖南觀察使召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文宗憂見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

毓珣字東美居汶上曾祖尚陞六十三代五經博士贈衍聖公第六子也祖衍銘父興洪福建按察使毓珣自幼讀書即留心經濟不爲章句學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聖祖幸魯釋奠孔子毓珣時年十七以陪祀
賜恩貢出身除湖廣武昌府通判在任三年以卓異薦擢知江南徐州徐民歉於丁賦釐革不易毓珣拊循七載民困以蘇河道總督張鵬翮薦其熟諳河務授邳睢同知尋陞山西平陽府知府移知雲南順寧又改開化丁內艱歸服闋補四川龍安府毓珣歷守邊郡皆因俗爲治弊去太甚蠻服安之再以卓薦擢湖廣分守上荊南道排荊門萬鎣之險爲民築隄捍患民因以孔公名其隄焉五十五年授廣西按察使廣西地瘠民悍林深箐密猺獞多窟穴其內伺閒陸梁而各土司亦往往自相仇殺郡縣不能制毓珣至力除因循之習每遇大案設法捕治務盡根株靈川縣猺廖三尤桀驁聚衆數出焚掠毓珣白撫軍陳元龍曰不殲渠魁患正未已元龍乃遣兵往勦又檄縣令樓儼率鄉勇共擊獞嶺阻深猶負固不服毓珣指示機宜困之浹旬卒就擒自此諸苗皆畏懾奉法莫敢爲非者五十七年遷四川布

政使時西藏用兵鋐珣籌餉於叉木多轉輸絕域民不知勞重築灌江口堰蜀人比之李冰六十一年廣西巡撫缺

詔廷臣舉可任者陳元龍以鋐珣薦遂

命巡撫廣西粵人既喜其復來而鋐珣亦深悉粵之利弊首重民食核實常平積穀三百萬石他如催科有法獄訟不擾端士習淑民風百廢具舉

世宗即位嘉其勞加總督銜以寵重之雍正二年授兵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乃建議改連山陽山二縣直隸連州以便控御裁碣石守備設同知駐衛城以資彈壓沿海數千里多宿重兵餉道迴遠恆苦不繼議於提鎮協營各建倉儲穀依常平例計口借給以足兵食又請撥廣西倉穀三十萬石分貯東省以備賑糶先後條奏皆得

旨允行五年春入覲奉

命先偕河漕督撫諸臣會勘蘇松水利事宜鋐珣議先開劉家河入海

故道而覘淞白茆七浦亦應次第疏築事雖不行朝議壯之將還粵
子假展謁祖林道宿州靈壁閱見溝渠不通水潦停積恐爲河患具疏
入告
上爲申飭河臣修治八年河督齊蘇勒卒
上念此任非毓珣不可
命移節治河
親指授方略以黃淮交衝自山盱高寶至瓜州隄防不足賴宜有源流
兼治之法而高堰勢尤險要將發帑金百萬以專力治之時毓珣年
六十五矣奉
命從事不憚勞瘁衝風冒雪往來洪澤巨浪閒以是遘疾
上聞
賜人參藥餌
命其子刑部郎中傳膏帶同御醫孟旭胡徵麟馳驛往視未至而遺疏

已入

上爲震悼

賜祭葬謚曰温僖子三傳熹其長子也初知四川蓬溪縣及毓珣爲川藩以例引避改知河南偃師歷南陽府同知陞山東濟南知府改江西贛州所至皆有循聲其在偃師也歲旱不及申請即開倉借賑又力請於上官免軍前運米之役民至今德之其在贛以命案與上官爭不相得劾其才力不及改刑部員外郎尋陞本部郎中引疾致仕卒於家

述曰方伯蓮帥擁節鉞總數十州跨地千餘里帶甲之士數十萬土地人民城池貢賦器甲之屬隸府下生殺黜陟予奪惟其命職任重而權勢易以相傾故非昌黎所云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若數君子正直廉幹克靖一方詩曰之屏之翰百辟爲憲其斯人之謂與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一終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

融字文舉先聖二十代孫父宙有傳融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

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幷收襃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襃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襃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

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
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
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
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
儒術薦舉賢良鄭康成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
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
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
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
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
乃退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承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
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
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
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

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袁術僭亂曹操以楊彪與術爲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

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宮之亂斵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

秦南雎之骨立衞武之初延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
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
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
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
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
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
國爲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
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
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已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
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
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衞專爲羣逆主萃淵藪鄗鼎在廟章孰甚焉桑
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

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沒欲為修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齔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

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字鴻豫漢獻帝嘗時見融及慮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操以書和解之慮復承望操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知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

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
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
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
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
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
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
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
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
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
之平原禰衡與融善融嘗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
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
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鑠初涉藝文升堂睹

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聽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愛衡才數稱述於操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為九

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我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黃初中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

文表檄敎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述曰范蔚宗後漢書傳贊云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諒哉又譜載融爲宙第四子上有三兄曰晨曰謙曰褒下有一弟曰昱按融以建安十三年見殺年五十六其生也應於永興元年癸巳梁冀之伏誅也在延熹二年己亥是時融生止七歲而昱傳中已有大將軍梁冀辟不應語則昱之齒長於融也明甚不得云昱爲融弟也又後漢書注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今云宙五子融居四是皆譜之可疑者再考漢太山都尉碑宙以延熹六年卒融年僅十一而本傳曰年十三喪父張儉亡命在建寧二年融已十七而曰年十六儉少

之文誤在史矣爲附識於此

闗里文獻考卷八十二終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一

愉字敬康先聖二十五代孫六世祖彪與其兄宙同傳五世祖乂魏大鴻臚高祖郁冀州刺史曾祖潛太子少傅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吳侍中選曹尚書湘東太守歷世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偉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於洛晉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閒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騎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

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元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於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疏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從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廩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強寇未殄疆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民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

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吁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民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偸安高位横受寵給無德而禄殃必及之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民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廕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廕居之邪導不從由是爲導所衘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鎭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毁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漑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闇汪國闇嗣爵位至建安太守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
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
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甚有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蕰自立惟
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旣以直亮稱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
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
以爲眞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
孔國貞愼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
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按國晉書
作安國蓋疑以字行也
述曰貞侯忠孝廉正爲時名臣而二子以直亮清愼並見重當世可

為能克其家者矣餘不溪逕今浙江德清縣縣人立祠其地歲時享祀不絕抑所謂聰明正直而壹沒則可祀於鄉者歟至若當世目爲神人及龜紐左顧之事其說近誕儒者所不道云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三終